

义利何以并举？资源拼凑视角下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升路径研究^{*}

□ 彭 伟 沈仪扬 杜俊贤 郑庆龄

摘 要：社会创业企业作为一种混合型组织，时常由于资源短缺而面临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无法兼顾的困境。现有研究关注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线性关系，却忽略了组态视角下，资源拼凑各要素协同联动对提升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独特贡献。基于组态视角，运用 NCA 和 fsQCA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 32 家社会创业企业为案例样本，探究资源拼凑组态影响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①单个拼凑要素不构成产生高经济绩效或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②产生高经济绩效有三条路径，即市场拼凑辅助下实物拼凑驱动型、市场拼凑主导下技能拼凑驱动型和市场拼凑主导下实物拼凑驱动型；产生高社会绩效有一条路径，即市场和制度拼凑双元辅助下实物与技能拼凑驱动型。③存在一种资源拼凑组态能够实现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提升，即高实物拼凑、非高人力拼凑、高技能拼凑、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研究结论不仅为揭示实现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提升的资源拼凑组态提供理论依据，也为社会创业企业活用拼凑组合实现可持续成长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资源拼凑；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必要条件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三维资本的大学生创业质量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AGL006）、江苏省高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研究项目“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2022）以及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心理资本视角下的大学生创业质量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KYCX22_2995）资助。衷心感谢《管理学季刊》编委、领域编辑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一、引言

社会创业企业在解决困难群体就业、消除社会排斥、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Bruton et al., 2021)。然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混合组织,社会创业企业需要不断平衡两种难以兼容的制度逻辑,即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逻辑和强调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逻辑 (Battilana & Dorado, 2010)。社会创业企业面临着的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冲突问题就来源于这两种迥异制度逻辑之间的张力 (Lee, 2021)。一方面,社会创业企业对财务绩效的追求容易造成使命偏移,可能会威胁到组织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社会创业企业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又使其相较于商业创业面临更多的市场限制,难以存续和成长 (Bojica et al., 2018; 刘志阳和庄欣荷, 2022)。然而,由于社会创业企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源约束,导致其难以持续地同时追求经济和社会绩效 (Ciambotti et al., 2023; 卫田和万倩雯, 2023)。因此,如何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下同时实现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升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挑战。

现有关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研究多将商业和社会逻辑看作难以调和的两极,通常分别探究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提升机制 (Halberstadt et al., 2021)。Dacin 等 (2011) 则指出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不是割裂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激发了一些组织理论学家尝试从组织治理机制、组织理念混合性等方面去探索能够化解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冲突的混合战略 (刘志阳和庄欣

荷, 2022)。现有研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忽视了社会创业企业在提升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过程中会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问题 (卫田和万倩雯, 2023; Kaushik et al., 2023)。

资源拼凑能够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Janssen et al., 2018), 已成为社会创业者突破资源限制的有效手段 (Ciambotti et al., 2021; Ciambotti & Pedrini, 2021)。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地探讨了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 Varadarajan 和 Kaul (2018) 实证发现拼凑战略能够正向影响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但也有研究指出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Desa & Basu, 2013)。可见,学界关于资源拼凑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作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可能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不同拼凑要素之间可能存在协同联动效应 (Janssen et al., 2018)。现有研究大多检验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之间的线性关系,忽视了不同资源拼凑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加强或相互抑制的作用 (Baker & Nelson, 2005)。第二,社会创业企业绩效是一个复合概念,同时包含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 (Pless, 2012)。由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存在张力,导致两者的驱动路径可能存在差异 (刘振等, 2016)。第三,资源拼凑的核心思想中体现着组态思维,运用传统的定量分析难以厘清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复杂关系 (杜运周, 2019)。

基于此,本文拟对“什么样的资源拼凑组态能够驱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由于组织使命不同,社会创业与商

业创业在拼凑对象上存在显著差异（刘振等，2019）。为深入把握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拼凑的独特内涵，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按照拼凑对象的异质性将资源拼凑划分为以下三个领域五种要素，即要素拼凑（实物拼凑、技能拼凑、人力拼凑）、市场拼凑、制度拼凑（Baker & Nelson，2005）。此外，现有研究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双重性、资源拼凑复杂性以及两者间复杂关系的认识存在不足。本文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资源拼凑组态与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间必要与充分两类复杂因果关系（拉金，2019；杜运周等，2021）。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社会创业情境下的资源拼凑

“拼凑”这一概念最早由 Baker 和 Nelson（2005）引入创业领域，强调手头资源在机会开发和解决问题中创新性的运用。而在社会创业背景下，拼凑指的是社会企业为了在社会中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对已存在的和稀缺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组合的过程（Noor et al.，2020）。由此可见，与商业创业相比，社会创业中的拼凑不再仅是企业开发机会与获取资源的主要手段，而且还是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Di Domenico 等（2010）通过对社会创业中拼凑行为的质性研究，发现不同情境下拼凑表现出核心概念的内涵和维度存在差异：一方面，商业创业中突破限制的概念强调削弱体制与资源环境对企业施加的限制，而社会创业中突破限制的概念则强调打破所受限制；另一方面，社会创

业情境下拼凑的核心概念在原有凑合利用、突破限制以及即兴创造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社会价值创造、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说服，更加关注拼凑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以及认知合法性的构建。事实上，商业创业与社会创业情境下的资源拼凑存在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创业所需资源对象具有独特性（刘振等，2019）。商业创业中的资源拼凑按照拼凑对象可划分为三个拼凑领域，即要素拼凑（实物拼凑、人力拼凑、技能拼凑）、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而后 Desa（2012）指出社会创业中的资源拼凑可划分为实物拼凑、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三种类型，其拼凑对象与商业创业存在异质性。但有学者认为，Desa（2012）将社会创业中的拼凑描述为仅包含实物、人力和技能拼凑的三维结构过于狭隘，忽视了 Baker 和 Nelson（2005）所强调的三种拼凑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加强作用（Rönkkö et al.，2013）。因此，本文在进行社会创业拼凑和商业创业拼凑异质性分析时将广泛考虑要素、市场和制度这三个领域的拼凑方式。首先，在要素拼凑中，区别于商业创业更多将员工、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作为劳动力投入项目，社会创业中的人力拼凑主要将志愿者、闲置人力等作为劳动力投入项目（Austin et al.，2006），区别于商业创业中鼓励业余爱好者和拥有技能的人提供有用的服务，社会创业中的技能拼凑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通过利用被培训后弱势群体的技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彭伟等，2018）。其次，在市场拼凑中，区别于商业创业通过向客户提供原本无法获得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市场拼凑，社会创业企业通常聚焦于“金字塔”底端弱势群体

的需求。因此,社会创业企业进行市场拼凑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被政府或市场边缘化的顾客群体(刘振等,2019)。最后,区别于商业创业以削弱现有规范束缚为制度拼凑的主要方式,社会创业企业往往因为其组织形式的新颖性和肩负双重使命的独特性容易受到大众质疑,从而更倾向于以重塑公众认知为制度拼凑的主要方式(Molecke & Pinkse, 2017)。综上所述,本文借鉴现有研究(Baker & Nelson, 2005),将实物拼凑、人力拼凑、技能拼凑、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五种要素纳入社会情境下资源拼凑的研究框架。

(二) 资源拼凑和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先前研究聚焦于分析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间的线性关系。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不同的资源拼凑要素在提升社会创业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异质性的作用(Janssen et al., 2018)。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为组态视角下分析资源拼凑各要素间如何相互耦合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提供依据。

1. 实物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实物拼凑是指赋予原本被遗忘的、被遗弃的或假定为“单一用途”的材料以新的价值(Desa & Basu, 2013)。作为一种成本较低但灵活性较强的拼凑要素,实物拼凑可以在外部环境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创业企业的发展(Desa, 2012)。此外,实物拼凑也是对有限的资源“物尽其用”,实现对受益者最大限度的覆盖以提高社会绩效(彭伟等,2019)。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过度使用实物拼凑容易使企业形成思维定式,不利于开展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王石磊等,2021),从而阻碍社会创业企业绩

效的提升。综上,实物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晰,需要进一步讨论以挖掘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2. 人力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人力拼凑是指通过让客户、供应商和追随者参与项目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Baker & Nelson, 2005)。商业创业者通常使用财务资源或股权激励来招募和留住人才,而社会创业者难以支付员工符合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也无法提供股权激励,只能更多地使用人力拼凑整合闲置劳动力和志愿者资源投入创业活动(Austin et al., 2006)。这种倾向于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拼凑要素,不仅缓解了社会创业企业内部人员缺乏的窘境,还契合了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改善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社会使命。

3. 技能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技能拼凑是指允许和鼓励业余爱好者和拥有自学技能的人提供有用的服务(Rönkkö et al., 2013)。创业者借助自身业余技能或业余爱好者的可用技能为企业服务,在有效应对市场动荡性的基础上降低了聘请专业人员的成本(Baker & Nelson, 2005),能够实现经济绩效的增长。此外,社会创业者还可以通过对弱势群体进行技能教学实现技能拼凑(Doherty et al., 2014)。这一拼凑要素不仅可以将技能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利益,还能帮助弱势群体自食其力,提高社会效益。

4. 市场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市场拼凑是指向非传统的、被忽视的市场提供便宜的、非标准的产品或服务以创造新客户(An et al., 2020)。利用市场拼凑挖掘被在位企业忽视的边缘市场和顾客群体,是社会创

业企业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经济绩效的长足发展的必要手段(赵兴庐等,2016;An et al.,2018)。同时,市场拼凑的对象多来自“金字塔”底层群体,他们常常难以承担产品或服务高昂的费用。市场拼凑能够向贫困、节俭的顾客提供原本无法获得的产品或服务,满足这些边缘群体的社会需求,提升社会绩效(Dacin et al.,2011;Scuotto et al.,2023)。

5. 制度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

制度拼凑是指创业者为打破现有规制、规范和认知的限制,在规则不明确或未受限制的领域积极尝试(于晓宇等,2017)。制度拼凑能够帮助社会创业企业构建认知合法性,实现社会创业企业成长。一方面,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社会创业者会通过借鉴或重新利用一个地区已有的习俗和文化导向,打破大众的固有认知,进而提升社会绩效(Molecke & Pinkse,2017;张文歌等,2022)。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拼凑改变当地文化环境,甚至制定新的制度规则是社会企业获取金融机构或投资者支持的重要途径,为社会创业企业持续产生经济效益提供资金保障(刘志阳和许莉萍,2022;郑刚等,2022)。

(三) 资源拼凑的组合效应

综上所述,单个拼凑要素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为深入了解资源拼凑组态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现有研究尚未有效解释以下两个问题,即不同拼凑要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产生的复杂影响,以及不同的资源拼凑要素在提升社

会创业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杜运周,2019;Douglas et al.,2020)。一方面,在社会创业企业进行拼凑行为的过程中,其不同拼凑领域及其要素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产生了拼凑复杂性问题。拼凑要素的组合旨在鼓励社会创业者以创新的手段组织资源(Desa & Basu,2013)。如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的有机结合主要通过对闲置劳动力进行技能教学,再使其作为有技能的闲置劳动力反向为社会创业企业提供业余技能和人力资源(Tasavori et al.,2018)。在这一过程中,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的结合不仅为社会创业企业缓解了人力资源短缺的压力,减少了成本支出,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就业岗位,无疑能够提高社会创业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Doherty et al.,2014)。另一方面,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可能会影响其他拼凑要素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Sunduramurthy(2016)指出,社会创业企业的要素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监管机构、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等多重利益相关者。但社会创业者不同寻常的做事方式会使社会创业企业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受到挑战,若不能进行充分的制度拼凑,会影响其从多重利益相关者手中拼凑实物、人力等资源要素的能力和程度(Kwong et al.,20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提升社会创业企业绩效是一个动态多元的复杂过程,是社会创业企业使用各种资源拼凑要素协同联动作用的结果,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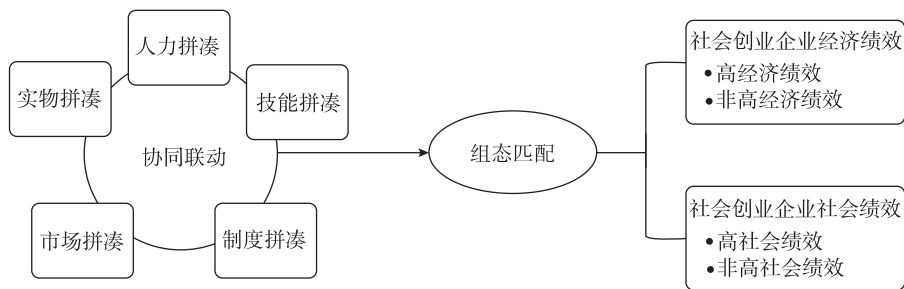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QCA 专注于充分性分析，着眼于如何通过多种可能的条件组合得到结果。本文聚焦于研究什么样的资源拼凑组态是产生高经济绩效和高社会绩效的充分条件这个问题，十分适合采用 QCA 方法进行分析。NCA 是“程度型”的必要性方法，可以回答所有充分的组合中必要达到哪种水平的条件，以确保这些组合确实可以产生结果（杜尔，2022）。因此，本文采用 QCA 和 NCA 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可以分析“什么样的资源拼凑组态是产生高经济绩效和高社会绩效的充分条件”，还可以进一步回答，“在每一种组态中，每种拼凑要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保证资源拼凑组态确实可以发

挥作用这一问题”。

（二）样本筛选

本文严格遵循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案例选择要求，从样本和数量特征两方面筛选社会创业企业案例。首先，在样本特征上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相似性、典型性和多样性（Cheung et al.，2013；张明和杜运周，2019）。第一，为满足相似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案例皆符合社会企业的特征。第二，为满足典型性，本文所选取的社会创业企业皆受到学界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第三，为满足多样性，本文所选的社会创业企业涉及助残、扶贫、教育、环保、就业等多个领域。其次，案例数量和条件数量之间需要达到良好的平衡。对于 10~40 个案例样本，研究模型有 5 个前因条件是可以的（拉金，2019）。综上，本文筛选出 32 家社会创业企业作为样本案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案例

编号	企业名称	领域	编号	企业名称	领域
N1	善淘网	助残	N17	十二邻	养老
N2	残友集团	助残	N18	春芽	助残
N3	分享收获	食品安全	N19	乐朗阅读	教育
N4	Shokay	扶贫	N20	红丹丹	助残

续表

编号	企业名称	领域	编号	企业名称	领域
N5	欣耕工坊	助残	N21	多背一公斤	教育
N6	喜憨儿洗车	助残	N22	宜农贷	扶贫
N7	无障碍艺途	助残	N23	富平学校	就业
N8	黑暗中对话	助残	N24	登龙云合	教育
N9	老爸评测	产品安全	N25	灯塔计划	教育
N10	金羽翼	助残	N26	绿色昆明	环保
N11	金太阳	养老	N27	孝信通	养老
N12	青聪泉	助残	N28	纳桑红糖	扶贫
N13	雷励中国	教育	N29	乡村笔记	教育
N14	千千树	教育	N30	P. E. T.	环保
N15	零分贝	扶贫	N31	绿色地球	环保
N16	成都朗力	教育	N32	奥北环保	环保

社会企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其经营信息披露尚不完全，使得难以获得反映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程度和绩效的客观数据。为此，本文选择采用主观数据来评估社会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程度和绩效。近年来，一些案例研究学者为实现研究方法多元化，呼吁用档案资料、新闻报道等纯二手资料进行案例研究来进行一些新尝试（Piekkari et al.，2009；Wright，2011；姚小涛等，2021）。据此，本文选用二手数据作为主观数据的来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①通过中国知网（CNKI）、维普等数据库收集相关期刊、硕博论文、报纸等相关案例的报道情况，并结合公开发行的专业书籍，获取部分案例数据。②观看创业者相关访谈视频，将其转化为文字信息，筛选提取有效数据。③参照企业的官方网站、宣传报道等相关数据，补充完善数据资料。接下来将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交叉验证，确保了研究资料的信效度。本文最终构建了 60 万字左右的资料库，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样本。

（三）数据处理、测量与校准

1. 数据处理与测量

（1）数据处理。在进行数据处理时，本文选取权威的英文文献作为参考，对前因条件和结果的维度进行分类。此外，为体现中国情境下社会创业企业成长的独特性，结合国内学者针对社会创业资源拼凑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维度进行补充和特征化，使其更加贴合中国情境下社会创业的特征。具体来说，实物拼凑、技能拼凑、人力拼凑、市场拼凑、制度拼凑的测量指标主要参考 Rönkkö 等（2013）与 Baker 和 Nelson（2005）的研究，并根据彭伟等（2018）的研究进行维度补充与细化；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的测量指标参考 Rönkkö 等（2013）、Pless（2012）和 Liu 等（2021）的研究。前因条件与结果的具体测量条目及编码示例如表 2 所示。

社会创业企业的资源拼凑行为是一个过程，难以根据某一时间节点对其进行数据提炼。因此，为避免因果倒置的风险，我们在进行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数据处理时，

按照以下三个标准进行筛选：①针对披露财务信息的社会创业企业，本文根据该企业最新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相关绩效数据的提炼。②针对未披露财务信息的社会创业企业，本文主要通过查找最近的新闻报道，提取与指标相关的数据。③针对难以获取定量绩效数据的社会创业企业，本文则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或案例分析的内容对其进行定性分析，并进行赋值。

表 2 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测量条目和编码示例

	维度界定	编码示例	来源
实物拼凑	利用闲置资源进行拼凑	我们的捐赠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闲置物品捐赠（N1）；偏偏却有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给苗世明提供了办公场所和展示空间（N7）	（Baker & Nelson，2005；彭伟等，2018）
	利用废弃物料进行拼凑	用地沟油做肥皂（N5）；收集废弃的利乐包和饮料瓶做盆栽（N5）	
	利用假定单一用途的物料进行拼凑	在相关组织的帮助下，她找到了牦牛养殖的试点区，这里的牦牛养殖量惊人，但由于与外界市场严重脱节，所以牦牛绒根本不值钱（N4）	
人力拼凑	利用闲置劳动力进行拼凑（如残障人士、失业妇女等）	善淘将当中的很多岗位优化，让更多的残障伙伴能够发挥所长（N1）；拥有一心智障碍员工 16 名，平均每天洗车 40~50 辆（N6）	（Baker & Nelson，2005；Rönkkö et al.，2013；彭伟等，2018）
	利用义工/志愿者进行拼凑	监事会主要为公益和法务、财务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是专业志愿者（N7）；首批参加培训的、具有艺术专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参与金羽翼残障儿童心灵陪伴项目（N10）	
	利用客户进行拼凑（有非正式的关系，并经常让客户参与日常工作）	分享收获并不太倾向于做主动销售，而是更倾向于朋友推荐，让客户通过一些渠道自主地了解到他们进而了解农场，然后再来加入（N3）	
技能拼凑	利用自身业余或专业技能进行拼凑（在专注领域外，还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	他开始自学电脑，并产生了建立一个残疾人网站的想法，这就是中华残疾人服务网（N2）；他开始一边自学表演的相关知识，一边走街串巷，向人们“推销”社区剧场的创意（N2）	（Baker & Nelson，2005；彭伟等，2018）
	利用他人业余或专业技能进行拼凑（使用通过经验或培训获得的技能）	欣耕工坊设立了第一个项目——帮助河南艾滋病村的村民，让他们做手工艺品，实现自食其力（N5）；以学员的绘画作品为起始点，由设计师志愿者进行再设计，生产和销售贴近百姓生活的相关衍生品（N7）	（Rönkkö et al.，2013；彭伟等，2018）
市场拼凑	挖掘现有市场（服务于精心选择和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客户）	对于生鲜类的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和肉类，因为日常消费量大，运输比较麻烦，储存时间比较关键这些原因，因此还是会选择北京本地的农户（N3）；适老化改造是通过八年的传统的养老服务打磨出来的一个细分的、垂直的领域（N16）	（Baker & Nelson，2005；彭伟等，2018）
	创造新市场（向顾客提供原本无法获得的产品或服务，创造不存在的产品和价值）	在价格上，用户可以用原价的三折到五折就能买到心仪的产品，善淘网还推出定期大牌秒杀活动（N1）；其牦牛绒与竹纤维的选材，加上朴素简约的设计，使得 Shokay 的产品更加典雅清新，区别于其他同等价位的奢侈品（N4）	

续表

	维度界定	编码示例	来源
制度拼凑	打破公众固有观念/认知	善淘 Buy42 定期举办各种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投身公益,参与公益,宣传公益理念,积极回馈社会 (N1); 分享收获一直在做公共的推广,意在推动大家认识这种新的农业模式和生活方式 (N3)	(Rönkkö et al., 2013; 彭伟等, 2018)
	企业通常采用特殊方式来整合资源,而不是使用其他公司认为的传统方法	善淘 Buy42 是中国第一家 O2O 慈善商店,其使命是帮助那些社会边缘的“奋斗者”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 (N1);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一路坚持创造性发展,“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坚持探索、创新,突破传统公益与慈善的理念、方式和方法,并且运用到实践之中 (N2)	
经济绩效	市场覆盖面扩大 (增加服务人群和服务地点)	善淘网开始将经营方向转到线下,并开设一家实体慈善商店 (N1); 残友集团招纳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逐渐进入软件开发、动漫文化、电子商务等领域 (N2)	(Liu et al., 2021; Pless, 2012)
	产品数量或种类提高	善淘网现在每年能收到 8 万~9 万件捐赠品 (N1); 乔琬珊做下了一个决定,让 Shokay 迎来了转折点,扩大产品线,尝试做家饰、儿童玩具、成人配件、成衣等各种手编产品 (N4)	
	销售收入增长	如今善淘网每年的销售盈利基本可以支持善淘网的运营 (N1); 仅四年间,销售收入就从初期的几十万增加到 2010 年的 9495 万 (N2)	
	企业规模扩大	自第一家线下慈善商店落户静安以来,善淘网已经在上海经营了 19 家线下慈善商店 (N1); 残友发展为至今拥有数千多名残疾人高科技就业的全国范围的平台,包括一家慈善基金会、八家社会组织、32 家高科技福利企业 (N2)	
社会绩效	受益对象规模扩大	通过善淘模式,实现公益筹资金额共计 30 余万元,为 10 个以上的合作机构提供 5000 元到 6 万元不等的公益资金 (N1); 残友 10 年来为国家节省资金高达 2854.8 万元,受益群体超过 4000 人 (N2)	
	新增就业人口数量提高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善淘网为 40 多位残障伙伴提供过培训和就业的机会 (N1); 残友集团已经在广州、珠海等地设立了 12 家分公司,使 1200 余名残疾人实现了信息技术高新企业的稳定就业 (N2)	
	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提高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善淘网优化了超过 10 类残障伙伴适合的工作岗位 (N1); Shokay 通过牦牛绒的收购使上千户牧民收入提高 15%~20% (N4)	
	环境保护	善淘网通过促进循环利用,减少 1189.3 吨碳排总量 (N1); 提倡天然纤维、手工产品,持续改善生产工艺,持续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N4)	

编码过程由课题组三名成员一起进行,均在社会创业和资源拼凑领域有较好的理论功底。此外,编码过程中由两名小组成员参与进行,当出现意见不一致时,第三位成员加入讨论最终形成统一意见。

(2) 数据赋值。本文借鉴潘燕萍等 (2020) 的研究,采用将质性编码数据转化为具体数值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转化、赋值。具体操作如下:先通过不同维度上编码条目的数量和对具体条目的文本分析对前因条件和结果进行

打分，再通过设置三个校准锚点将得分转化为集合隶属度。具体赋值规则如表 3 所示。

表 3 前因条件和结果的赋值规则

	得分	赋值规则
经济绩效 社会绩效	1	企业基本不使用该拼凑要素，在四个维度上几乎没有编码
	2	企业仅在一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其他三个维度表现一般
	3	企业在该拼凑要素上编码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上，另两个维度很少
	4	企业在三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另一个维度表现不差
	5	企业在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多编码且总体优势明显
实物拼凑 人力拼凑	1	企业基本不使用该拼凑要素，在三个维度上几乎没有编码
	2	企业仅在一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其他维度表现一般
	3	企业基本采用了该种拼凑要素，但没有突出优势的表现
	4	企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另一个维度表现不差
	5	企业在三个维度上都有较多编码且总体优势明显
技能拼凑 市场拼凑 制度拼凑	1	企业基本不使用该拼凑要素，在两个维度上几乎没有编码
	2	企业仅在一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另一个维度表现一般
	3	企业基本采用了该种拼凑要素，但没有突出优势的表现
	4	企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不差
	5	企业在两个维度上都有较多编码且总体优势明显

2. 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校准是指给每一组集合赋予隶属度的过程（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Likert 量表在校准时通常采用最大值、中间点和最小值作为校准的三个锚点（张明和杜运周，2019）。然而，有效的校准是一个半概念半经验的过程，阈值的识别需要能够清楚地表示不同案例间的种类和程度差异（Greckhamer et al.，2018）。鉴于本文部分样本分布偏离了尺度锚点，将中间点设置为交叉点难以凸显不同案例之间的差异（Du & Kim，2021）。因此，本文拟参考 Misangyi 等（2017）的做法，在综合考虑样本分布与编码条目实际含义的基础上设定交叉点。其中，实物拼凑、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的数据普遍左偏，其平均值处于 1.5~2 中间。根据条目的赋值规

则，赋值为 2 表示企业在一个维度上表现较好，在其他维度上一般。由于实物拼凑、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的测量维度不大于 3，在一个维度较好，其他一个或两个维度一般的情况下，将交叉点设置为 2 可以体现出既非完全隶属也非完全不隶属的特点。此外，市场拼凑、制度拼凑、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数据分布比较平均，其平均值在 2.7~3.25 中间。根据条目赋值规则，赋值为 3 表示企业基本采用了该种拼凑方法，但没有突出优势的表现。由此可以发现，将市场拼凑、制度拼凑、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交叉点赋值为 3 更为贴合交叉点的设置要求。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描述性统计与校准信息详见表 4。为了避免在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 0.50 的组态归属问题，本文将 0.5 隶属度加上 0.001 常数。

表 4 描述性统计与校准信息

	描述性统计				校准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实物拼凑	1.531	0.829	1	4	4	2	1
人力拼凑	1.969	0.809	1	4	4	2	1
技能拼凑	1.875	1.139	1	5	5	2	1
市场拼凑	3.000	1.458	1	5	5	3	1
制度拼凑	3.250	1.349	1	5	5	3	1
经济绩效	2.906	1.155	1	5	5	3	1
社会绩效	2.719	0.838	1	4	4	3	1

四、数据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采用 CE-FDH 和 CR-FDH 两种方法计算效应量，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杜尔，2022）。必要条件关系需要满足以下两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效应量大于选定阈值（ $d>0.1$ ）、效应量

显著（ $p<0.05$ ）。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就经济绩效而言，实物拼凑、人力拼凑、技能拼凑和制度拼凑的效应量均小于 0.1，市场拼凑的效应量虽大于 0.1，但其 p 值却大于 0.05，结果不显著。就社会绩效而言，5 个前因条件的效应量均小于 0.1。综上，不存在某种拼凑要素是产生高经济绩效或高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 5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①

条件	经济绩效						社会绩效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值 ^②	p 值 ^③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值 ^②	p 值 ^③
实物	CE	100%	0.000	12	0.000	1.000	100%	0.000	9	0.000	1.000
拼凑	CR	100%	0.000	12	0.000	1.000	100%	0.000	9	0.000	1.000
人力	CE	100%	0.000	12	0.000	1.000	100%	0.000	9	0.000	1.000
拼凑	CR	100%	0.000	12	0.000	1.000	100%	0.000	9	0.000	1.000
技能	CE	100%	0.000	16	0.000	1.000	100%	0.000	12	0.000	1.000
拼凑	CR	100%	0.000	16	0.000	1.000	100%	0.000	12	0.000	1.000
市场	CE	100%	3.000	16	0.188	0.120	100%	1.000	12	0.083	0.207
拼凑	CR	100%	1.500	16	0.094	0.120	100%	0.500	12	0.042	0.207
制度	CE	100%	1.000	16	0.062	0.738	100%	1.000	12	0.083	0.587
拼凑	CR	100%	0.500	16	0.031	0.738	100%	0.500	12	0.042	0.587

注：①校准后模糊集隶属度值。②（ $0.0 \leq d < 0.1$ ：“低水平”； $0.1 \leq d < 0.3$ ：“中等水平”； $d \geq 0.3$ ：“高水平”）。③NCA 分析中的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重抽次数 = 10000）。

本文进一步采用 fsQCA 方法进行单个要素的必要条件分析，发现单个要素的必要性一致性均低于 0.9，因此，不存在产生高经济绩效和高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与必要条件

分析方法（NCA）所得结果相一致，如表 6 所示。综上，五种拼凑要素均不构成产生高经济绩效和高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 6 单个要素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一致性结果			
	高经济绩效	非高经济绩效	高社会绩效	非高社会绩效
实物拼凑	0.375	0.321	0.390	0.331
~实物拼凑	0.809	0.849	0.830	0.848
人力拼凑	0.608	0.601	0.605	0.698
~人力拼凑	0.726	0.710	0.870	0.688
技能拼凑	0.471	0.495	0.500	0.504
~技能拼凑	0.818	0.775	0.853	0.783
市场拼凑	0.713	0.559	0.664	0.618
~市场拼凑	0.526	0.663	0.606	0.601
制度拼凑	0.688	0.628	0.709	0.630
~制度拼凑	0.584	0.624	0.601	0.622

（二）组态分析

当一致性检验值大于衡量标准时，说明前因条件是结果的充分条件。参考现有研究（马鸿佳等，2022），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为 0.8，频数阈值设为 1，并且以 RPI 一致性阈值大于 0.75 作为筛选标准。考虑到因果非对称关系，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分析了产生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和非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参考 Fiss（2011）的研究，●代表条件存在，⊕代表条件不存在。其中，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空白格表示无关紧要的条件。

表 7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非高经济绩效和高、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

条件组态	高经济绩效			非高经济绩效		高社会绩效	非高社会绩效			
	H1	H2	H3	NH1	NH2	S1	NS1a	NS1b	NS2	NS3
实物拼凑	●	⊕	●	⊕	●	●		●	⊕	●
人力拼凑	●	●	⊕	●	●	⊕	●	●	●	●
技能拼凑	⊕	●	●	●	⊕	●	⊕	⊕		
市场拼凑	●	●	●	⊕	⊕	●	●			●
制度拼凑	⊕	⊕	●	⊕	●	●		●	⊕	●
一致性	0.949	1.000	1.000	0.929	0.914	0.947	0.981	0.953	1.000	0.966

续表

条件组态	高经济绩效			非高经济绩效		高社会绩效	非高社会绩效			
	H1	H2	H3	NH1	NH2	S1	NS1a	NS1b	NS2	NS3
原始覆盖度	0.158	0.158	0.158	0.252	0.225	0.161	0.386	0.255	0.404	0.207
唯一覆盖度	0.038	0.038	0.038	0.136	0.109	0.161	0.087	0.036	0.174	0.271
解的覆盖度	0.233			0.361		0.161	0.608			
解的一致性	0.965			0.899		0.947	0.980			

表 7 展示了实现高经济绩效的三种主要组态（H1、H2、H3）和实现高社会绩效的一种主要组态（S1）。Furnari 等（2020）指出在对组态进行命名时需要兼顾每条组态路径的整体性和独特性。Baker 和 Nelson（2005）将拼凑领域划分为要素拼凑、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三种类型，并认为跨多个领域的拼凑会使各领域之间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因此，借鉴杜运周等（2022），结合不同拼凑组合的背后逻辑以及典型案例的定性资料，本文进一步将社会创业企业拼凑过程中，不同拼凑领域作为组态命名的“锚，以体现组态解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的组态路径有三条。H1 和 H3 中要素拼凑领域的高实物拼凑为核心条件，H2 中要素拼凑领域的高技能拼凑为核心条件。因此，H1 和 H3 命名为实物拼凑驱动型，H2 命名为技能拼凑驱动型。同时，H1 中高市场拼凑为边缘条件，H2 和 H3 中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且 H1 和 H2 中均存在非高制度拼凑为核心条件，H3 中存在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本文认为在 H1 和 H2 路径中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可能存在冲突关系，H3 虽然同时存在制度拼凑，但仍以高市场拼凑为主导。因此，H1 命名为市场拼凑辅助型，H2 和 H3 命名为市场拼凑主导型。综上，H1 命名为市场拼凑辅助下

实物拼凑驱动型，H2 命名为市场拼凑主导下技能拼凑驱动型，H3 命名为市场拼凑主导下实物拼凑驱动型。产生社会创业高社会绩效的 1 条组态路径中同时存在市场和制度两个拼凑领域，且高市场拼凑和高制度拼凑均为边缘条件，本文认为在该条路径中高市场拼凑和高制度拼凑之间可能产生了协同作用。因此，S1 命名为市场和制度拼凑双元辅助型。同时，S1 中高实物拼凑和高技能拼凑均为核心条件。综上，S1 命名为市场和制度拼凑双元辅助下实物与技能拼凑驱动型。

1.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1）市场拼凑辅助下实物拼凑驱动型。组态 H1 指出高实物拼凑、非高制度拼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人力拼凑、高市场拼凑和非高技能拼凑为边缘条件的资源拼凑组态可以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该组态显示，在企业的技能拼凑和制度拼凑缺失时，采用以实物拼凑为主导的要素拼凑方式将“无用之物”转化为可被企业利用的“有用之物”是提升社会创业经济绩效的可行路径。社会创业企业由实物拼凑而来的产品往往具有新颖且低成本的优势，极大提升了产品在目标市场的占有率与竞争力（Scuotto et al., 2023）。同时，产品的低成本和

新颖辅以目标市场的准确定位、辅以消费者的认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符合该组态的典型社会企业为成都朗力，成都朗力通过对普通家具进行评估和适老化改造，以独特创新的商业模式解决中国养老社会问题。同时，成都朗力还打造了含有医师团队、专业护理人员和义工在内的志愿者团队为弱势群体及边缘人群提供专业服务，极大地扩大了受益人群规模。

(2) 市场拼凑主导下技能拼凑驱动型。组态 H2 指出，高技能拼凑、高市场拼凑、非高制度拼凑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实物拼凑和高人力拼凑为边缘条件的资源拼凑组态可以产生社会创业高经济绩效。该组态显示，在企业实物拼凑和制度拼凑不足时，采用以技能拼凑和市场拼凑为主导的拼凑组合能够为企业带来创新的产品或服务，使其在市场上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以提升经济绩效（王乐和龙静，2019）。技术拼凑能够在社会创业企业没有能力聘请高技术人才的情况下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Pless，2012）。同时，结合市场拼凑手段开发新的顾客群体和目标市场会使企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增强社会创业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Liu et al.，2021）。符合该组态的典型社会企业为雷励中国和纳桑红糖。以纳桑红糖为例，为找到最适合熬糖的甘蔗品种，其创始人周建仁请教当地制作红糖的老师傅，最终研制出纳桑古法红糖。随着苏宁电商扶贫浪潮的兴起，周建仁将纳桑古法红糖上线苏宁易购走向全国市场。纳桑古法红糖在市场上成功打造出了一条提升大山农产品高附加值的道路，实现了经济绩效持续增长。

(3) 市场拼凑主导下实物拼凑驱动型。组态 H3 指出，高实物拼凑、高市场拼凑和非高人力拼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能拼凑和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的资源拼凑组态可以产生社会创业高经济绩效。该组态显示，采用以实物拼凑和市场拼凑为主导的资源拼凑组合，对社会创业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综合运用实物和技能拼凑手段的社会企业往往运用技能对实物资源进行改造，增加资源的异质性，进而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升经济绩效（王玲和冯永春，2021；Scuotto et al.，2023）。市场拼凑帮助社会企业识别出新的市场和顾客群体，扩大了产品的销售渠道（An et al.，2018）。三者结合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源压力，还以低成本且富有创新性的产品迅速占领了目标市场，有利于实现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的快速增长。符合该组态的典型社会企业为善淘网和 Shokay。以 Shokay 为例，Shokay 的两位创始人使用被低估价值的牦牛绒生产家用服装和儿童服装，并将客户群定位为高端客户，将加工后的牦牛绒销往国内和国际市场，每年能保证 5%~10% 的平稳增长。

2.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的组态有两种。通过对比两条路径的覆盖度可以看出，NH1 是抑制社会创业企业产生高经济绩效的主要路径。两条路径均包含了非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显示出社会创业企业若想提高经济绩效，首先要进行充分的市场拼凑。处于 NH1 组态下的典型案例为青聪泉；处于 NH2 组态下的典型案例为多背 1 千克。

3.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组态 S1 可命名为市场和制度拼凑双元辅助下实物与技能拼凑驱动型。组态 S1 指出,高实物拼凑、高技能拼凑、非高人力拼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市场拼凑和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的资源拼凑组态可以产生社会创业高社会绩效。实物拼凑和技能拼凑的有机结合不仅使得实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从而覆盖到更多的受益人,还可以通过对弱势群体进行技能教学帮助其自食其力,改善生活状况 (Tasavori et al., 2018), 以此提升社会绩效。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的辅助能够打破大众固有认知,扩大社会效应的覆盖面,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服务 (Brooks, 2009; 刘振等, 2019), 从而保障其社会影响力持续发挥作用。符合该组态的典型社会企业为欣耕工坊和 P. E. T.。以 P. E. T. 为例, P. E. T. 以回收的 P. E. T. 塑料为原材料, 通过专业的设计与制造生产出实用的日常用品。这种将日常需求与环保创新相结合的理念模式在 P. E. T. 持续的宣传下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的认可, 为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4.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有四种。通过对比四条路径的覆盖度可以看出, NS2 是抑制社会创业企业产生高社会绩效的主要路径。四条路径均包含了高人力拼凑为核心条件, 显示出社会创业企业在使用资源拼凑要素提高社会绩效的过程中, 要警惕过度进行人力拼凑。处于 NS1 组态下的典型案例为老爸评

测; 处于 NS2 组态下的典型案例为金太阳和灯塔计划; 处于 NS3 组态下的典型案例为春芽和金羽翼。

(三) 稳健性检验

在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上, 本文针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依据张明和杜运周 (2019) 的建议, 本文采用较高的一致性阈值 (0.85) 重新处理了样本数据。以 0.85 为一致性阈值的数据结果所含前因条件组态, 同以 0.8 为一致性阈值的数据结果所含前因条件组态基本相同, 与本文得出的命题不相悖, 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基于整合视角, 本文进一步分析资源拼凑组态对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影响, 并绘制了 32 家社会创业企业分布图, 如图 2 所示。本文根据前文所设定的锚点, 将经济或社会绩效处于完全隶属区间的社会创业企业认定为高经济或社会绩效水平, 将经济或社会绩效处于完全不隶属区间的社会创业企业认定为低经济或社会绩效水平。结合组态结果和实际案例归纳四种组态路径, 即产生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非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非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以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为例, 组态归纳遵循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该路径属于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第二, 该路径属于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第三, 有典型社会创业企业案例满足该组态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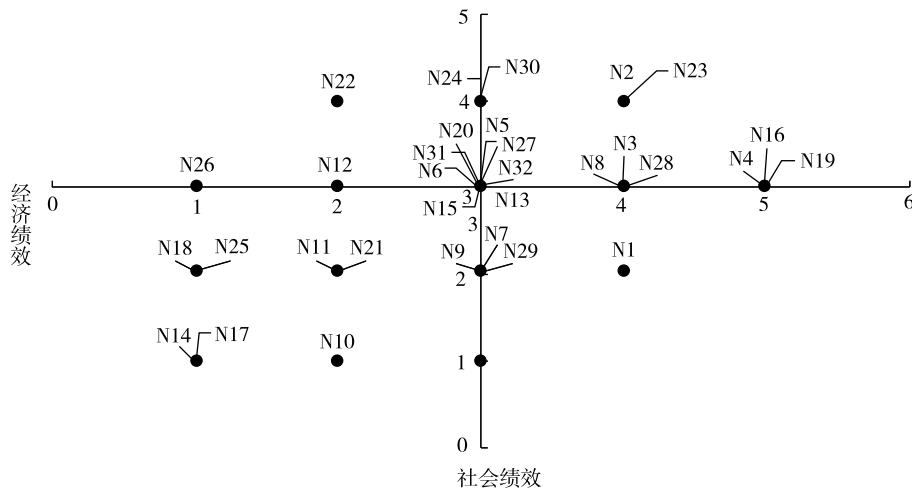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分布

（一）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根据组态 H3 和 S1 分析可知，满足产生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组态路径有一条：高实物拼凑、非高人力拼凑、高技能拼凑、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展示要素拼凑领域的实物拼凑和技能拼凑与市场拼凑和制度拼凑受益于彼此的存在，产生了拼凑领域之间的协同与相互增强效应。实物拼凑、技能拼凑和市场拼凑三者的结合有助于社会创业企业生产出别具新意且难以模仿的产品，并快速占领市场，提升经济绩效（赵兴庐等，2016）。此外，社会企业还能通过技能拼凑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技能教学，帮助其自食其力（Tasavori et al.，2018），实现社会价值。制度拼凑有助于构建认知合法性，让公众在支持社会创业活动的同时聚焦于社会创业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进而推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高（Molecke & Pinkse，2017）。满

足该组态路径的典型案例为残友集团。

（二）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

根据组态 NH2 和 NS1b 分析可知，满足产生非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路径有一条：高实物拼凑、高人力拼凑、非高技能拼凑、非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市场拼凑不足的社会创业企业无法识别到新的、有价值的市场（Tasavori et al.，2018），即使该企业采取高水平的实物拼凑和人力拼凑降低企业成本，也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社会企业正常运营，长期来说并不能实现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提升。同时，技能拼凑和市场拼凑的不足会导致社会创业企业难以产生新创意，而社会创业的本质就是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Nilsson et al.，2022）。因此，技能拼凑和市场拼凑作为核心条件的缺失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升。满足该组态路径的典型案例为多背1千克。

（三）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

根据组态 H1 和 NS1a 分析可知,满足产生高经济绩效-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路径有 1 条:高实物拼凑、高人力拼凑、非高技能拼凑和非高制度拼凑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市场拼凑为边缘条件。虽然社会创业企业能够通过实物、人力和市场拼凑的组合运用降低企业成本、开发新产品以及识别新市场来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经济绩效 (Austin et al., 2006; An et al., 2018; 王玲和冯永春, 2021)。然而,技能拼凑的缺失阻碍了社会创业企业用创新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进程。同时,制度拼凑的不足也加剧了企业面临着的认知合法性缺失的问题 (Williams et al., 2023)。社会创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进度的停滞以及大众的不信任,极大降低了企业产生社会影响规模的深度和广度,阻碍了社会绩效的提高。满足该组态路径的典型案例为金太阳。

（四）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组态

根据组态结果和案例的归纳可知,不存在产生非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组态。依据 Dacin 等 (2011) 的观点,社会创业企业的经济绩效是支持和促进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创造社会价值的先决条件。若没有经济绩效的支持,社会创业企业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勉强存活,限制了其创造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由此可以解释,一般情况下非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组态不存在的原因。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具有双重性,是否存在一种拼凑组态能够同时提升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是本文着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 NCA 和 fsQCA 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拼凑要素与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复杂关系,旨在探究“资源拼凑要素如何协同联动能够提升社会创业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单个资源拼凑要素不是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或高社会绩效的必要条件,但高市场拼凑在产生高经济绩效的组态中发挥普适作用,高人力拼凑在产生非高社会绩效的组态中发挥普适作用。可以发现,市场拼凑的缺失会抑制经济绩效的提高,而过度进行人力拼凑则会抑制社会绩效的提高。

第二,提升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路径并不相同。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高经济绩效的组态有三种,即市场拼凑辅助下实物拼凑驱动型、市场拼凑主导下技能拼凑驱动型和市场拼凑主导下实物拼凑驱动型;产生高社会绩效有一条路径,即市场和制度拼凑双元辅助下实物与技能拼凑驱动型;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有两种;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社会绩效的资源拼凑组态有四种,且通过对其中 NS3 组态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过度拼凑会对社会创业企业提升社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存在一种资源拼凑组态能够实现社

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提升，即高实物拼凑、非高人力拼凑、高技能拼凑、高市场拼凑为核心条件，高制度拼凑为边缘条件。该条路径展现出三个拼凑领域中各要素相互协同、相互加强的特征。通过对该条路径分析可以发现，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升过程中，既需要不同拼凑领域的相互配合，又需要平衡好不同拼凑领域中拼凑要素发挥的作用。

（二）研究贡献

第一，本文关注社会创业绩效的双重性，归纳出一条能够同时实现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提升的组态路径，拓展了社会创业绩效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多将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看作割裂的两方面，鲜有研究关注双重绩效的协同提升问题（Williams et al. , 2023）。本文尝试在厘清影响经济和社会绩效不同前因组态的基础上，解释社会创业企业双重绩效的提升路径，深化了社会创业领域企业绩效的研究。

第二，本文关注资源拼凑的复杂性，深入剖析了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拼凑要素相互耦合的协同作用。拼凑要素的组合也是一种创新组织资源的方式（Desa & Basu, 2013），现有研究多聚焦资源拼凑整体对绩效的影响，忽略了拼凑方式的不同组合对绩效发挥出的异质性作用（Janssen et al. , 2018）。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关注社会创业情境下不同拼凑方式间的不同组合效应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拓宽了创业拼凑理论在社会创业情境中的应用。

第三，本文为解释既有资源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歧提供了新视角。现有研究关于拼凑在提高社会创业企业绩效方面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Liu et al. , 2021）。虽然大部

分学者认同拼凑能够刺激更多的资源创新利用和动员，实现社会企业成长（Sunduramurthy et al. , 2016），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拼凑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一定情境下甚至可能产生负向影响（Desa & Basu, 2013；Bojica et al. , 2018）。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究资源拼凑组态与社会创业企业绩效间的复杂关系，为解决现有研究的分歧提供了新视角。

（三）管理启示

第一，社会创业企业应重视市场拼凑和人力拼凑的合理运用。结果表明，市场拼凑的缺乏是抑制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提升的主要原因，而人力拼凑虽然在提升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但过度的人力拼凑会抑制社会创业企业社会绩效的提高。因此，社会创业企业在提升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应重视市场拼凑，在提升社会绩效时应注意人力拼凑的适度性。

第二，社会创业企业应警惕一味追求社会使命而忽视了经济绩效的提升。社会创业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并非要减少或否定对经济绩效关注，事实上，经济绩效的提升对社会创业企业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至关重要（Dacin et al. , 2021）。本文发现不存在产生社会创业企业非高经济绩效-高社会绩效的组态，因为当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过低时，其社会绩效的表现也不会良好。因此，社会创业企业应维持好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平衡，以防阻碍企业可持续成长。

第三，社会创业企业在进行资源拼凑时要注重把握不同拼凑领域和拼凑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提升社会创业企

业的经济绩效还是社会绩效都需要同时关注要素、市场和制度这三个拼凑领域，但在不同的组态路径中三个拼凑领域及其五种拼凑要素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因此，社会创业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三个拼凑领域及其五种拼凑要素进行权衡选择，以指导其进行多样化的拼凑组合，实现可持续成长的目标。

（四）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文采用截面二手数据探讨了社会创业的拼凑机制，但难以深入反映社会创业企业绩效提升的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质性分析，对不同成长阶段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特征进行探讨。例如，可以使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剖析社会创业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创造双重绩效的拼凑组合。②受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的限制，本文在探讨影响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拼凑方式时未纳入网络拼凑。实际上，网络拼凑是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拼凑的核心要素。未来研究可考虑按其他方式划分拼凑类型，将网络拼凑与其他拼凑方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究网络拼凑与其他拼凑方式之间的耦合效应。③受研究主题的限制，本文只考虑了微观层面资源拼凑对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实际上，社会创业的实践活动深深嵌入于宏观环境之中，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等的影响。未来可以构建一个跨层次的整合性框架，进一步探究社会创业企业绩效的提升机制。

接受编辑：杜运周

收稿时间：2022年12月28日

接受时间：2023年11月5日

作者简介

彭伟（通讯作者，E-mail: czupengwei@163.com），现任常州大学商学院、创新战略与人才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于中山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在《管理科学》《管理评论》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的研究兴趣为创业与创新管理、领导力等。

沈仪扬，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年于常州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在《研究与发展管理》《外国经济与管理》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的研究兴趣为创业与创新管理。

杜俊贤，常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目前的研究兴趣为创业与创新管理。

郑庆龄，现任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部项目经理。2020年于常州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在《管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的研究兴趣为创业与创新管理。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C. 拉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模糊集及超越》，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 [2] 杜运周：《组织与创业领域——组态视角下的创业研究》，《管理学季刊》，2019年第4期。
- [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 [4] 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肖仁桥、李姗姗：《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管理世

界》, 2022 年第 9 期。

[5] 杜运周、李佳馨、刘秋辰、赵舒婷、陈凯薇:《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 QCA 方法: 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管理世界》, 2021 年第 3 期。

[6] 刘振、管梓旭、李志刚:《社会创业的资源拼凑——理论背景、独特属性与问题思考》,《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9 年第 1 期。

[7] 刘振、乐国林、李志刚:《双重驱动因素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市场合法化的中介作用》,《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年第 9 期。

[8] 刘志阳、许莉萍:《制度与社会创业: 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经济管理》, 2022 年第 1 期。

[9] 刘志阳、庄欣荷:《组织理念混合性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 基于阴阳平衡观的视角》,《管理工程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10] 马鸿佳、王亚婧、苏中锋:《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制造企业如何编排资源利用数字机会?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 fsQCA 研究》,《南开管理评论》, 1-18 [2022-11-2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21001.1540.006.html>.

[11] 潘燕萍、何孟臻、乔玲玲:《何种能力组态能促进新企业成长? ——基于 fsQCA 方法的实证研究》,《管理学季刊》, 2020 年第 5 期。

[12] 彭伟、于小进、郑庆龄:《资源拼凑、组织合法性与社会创业企业成长——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年第 12 期。

[13] 彭伟、于小进、郑庆龄:《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过程研究》,《管理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14] 王乐、龙静:《不同环境下效果推理、因果推理与创业拼凑的关系——基于阴阳观视角》,《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 年第 9 期。

[15] 王玲、冯永春:《生态情境下二元网络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年第 12 期。

[16] 王石磊、王飞、彭新敏:《深陷“盘丝洞”: 网络关系嵌入过度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科研管理》, 2021 年第 5 期。

[17] 卫田、万倩雯:《基于社会资本的资源拼凑: 政府资助期后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的机制》,《管理世界》, 2023 年第 4 期。

[18] 扬·杜尔:《必要条件分析法》, 杜运周等译, 格致出版社 2022 年版。

[19] 姚小涛、王勇、刘瑞禹:《“威而不霸”与解耦式身份重构: 吉利并购宝腾事件中李书福的管理应对之道》,《管理学报》, 2021 年第 6 期。

[20] 于晓宇、李雅洁、陶向明:《创业拼凑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管理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21]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管理学报》, 2019 年第 9 期。

[22] 张文歌、买忆媛、叶竹馨:《“审时度势, 架桥过河”——农民合作社市场进入过程中的制度逻辑与社会拼凑行为探析》,《管理评论》, 2022 年第 10 期。

[23] 赵兴庐、张建琦、刘衡:《能力建构视角下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研究》,《管理学报》, 2016 年第 10 期。

[24] 郑刚、陈箫、胡珊:《社会创业、合法性构建与社会企业成长——基于深圳残友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年第 1 期。

[25] An, W., Rüling, C. C., Zheng, X., & Zhang, J. 2020. Configurations of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bricolage: Implications for firm growth path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4, 843-864.

[26] An, W., Zhao, X., Cao, Z., Zhang, J., & Liu, H. 2018. How bricolage drives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35 (1): 49-65.

- [27] Austin, J. , Stevenson, H. , & Wei-Skillern, J. 2006.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0 (1): 1-22.
- [28] Baker, T. , &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 (3): 329-366.
- [29] Battilana, J. , & Dorado, S. 2010. 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3 (6): 1419-1440.
- [30] Bojica, A. M. , Jiménez, J. R. , Nava, J. R. , & Fuentes-Fuentes, M. M. 2018. Bricolage and growth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sation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0 (3-4): 362-389.
- [31] Brooks, A. C. 200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Modern Approach to Social Value Creation*.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Publishing.
- [32] Bruton, G. , Sutter, C. , & Lenz, A. K. 2021. Economic inequality-Is entrepreneurship the cause or the solution?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6 (3): 1-51.
- [33] Cheung, C. M. K. , Lee, M. K. O. , & Lee, Z. W. Y. 2013. Understanding the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rough the post-knowledge-sharing evalua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4 (7): 1357-1374.
- [34] Ciambotti, G. , & Pedrini, M. 2021. Hybrid harvesting strategies to overcome resource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social enterprises in Keny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68 (3): 631-650.
- [35] Ciambotti, G. , Sgrò, F. , Bontis, N. , & Zaccone, M. C. 2021. Local relationships matter!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African social entrepreneurs. *Knowledge & Process Management*, 28 (4): 321-330.
- [36] Ciambotti, G. , Sgrò, F. , Bontis, N. , & Zaccone, M. C. 2023.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resource-scarce contexts: The role of relational capital and bricolage in African social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13 (1): 1477-8238.
- [37] Dacin, M. T. , Dacin, P. A. , & Tracey, P. 2011.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qu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5): 1203-1213.
- [38] Desa, G. 2012.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s a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6 (4): 727-751.
- [39] Desa, G. , & Basu, S. 2013. 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7 (1): 26-49.
- [40] Di Domenico, M. L. , Haugh, H. , & Tracey, P. 2010. Social bricolage: Theorizing social value creation in social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4 (4): 681-703.
- [41] Doherty, B. , Haugh, H. , & Lyon, F. 2014. Social enterprises as hybrid organization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6 (4): 417-436.
- [42] Douglas, E. J. , Shepherd, D. A. , & Prentice, C. 2020.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5 (1): 1-17.
- [43] Du, Y. , & Kim, P. H. 2021.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24: 272–285.

[44] Fiss, P. C. 2011.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 (2): 393–420.

[45] Furnari, S., Crilly, D., Misangyi, V. F., Greckhamer, T., Fiss, P. C., & Aguilera, R. V. 2021.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6 (4): 778–799.

[46] Greckhamer, T., Furnari, S., Fiss, P. C., & Aguilera, R. V. 2018. Studying configurations wi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st practices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6 (4): 482–495.

[47] Halberstadt, J., Niemand T., Kraus, S., Rexhepi, G., Jones, P., & Kailer, N. 2021.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Drivers of success for start-ups and established industrial firm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94: 137–149.

[48] Janssen, F., Fayolle, A., & Wuillaume, A. 2018. Researching bricolage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0 (3–4): 450–470.

[49] Kaushik, V., Tewari, S., Sahasranamam, S., & Hota, P. K. 2023. Towards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 integrated bibliometric – machine learning based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1: 1–18.

[50] Kwong, C., Tasavori, M., & Wun-mei, C. C. 2017. Bricolage, collaboration and mission drift in social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9 (7–8): 609–638.

[51] Lee, I. H. I., Kim, S. M., & Green, S. 2021. Social enterprises and market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nnovativeness, sectoral alignment, and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2: 491–506.

[52] Liu, W., Kwong, C. C. Y., Kim, Y. A., & Liu, H. 2021. The more the better vs. less is more: Strategic alliances, bricolag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in soci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7: 128–142.

[53] Misangyi, V. F., Greckhamer, T., Furnari, S., Fiss, P. C., Crilly, D., & Aguilera, R. 2017. Embracing causal complexity: The emergence of a neo-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 (1): 255–282.

[54] Molecke, G., & Pinkse, J. 2017. Accountability for social impact: A bricolage perspective on impact measurement in soci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2 (5): 550–568.

[55] Nilsson, S., Samuelsson, M., & Meyer, C. 2022. Social entrepreneurs' use of spatial bricolage to create frugal innovation in a divided urban setting. *Africa Journal of Management*, 8 (3): 298–323.

[56] Noor, M., Shah, F. A. L. I., & Kakakhel, S. J. A. N. 2020. Unfolding bricolage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way forward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search*, 9 (4): 44–55.

[57] Piekkari, R., Welch, C., & Paavilainen, E. 2009. The case study as disciplinary conven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2 (3): 567–589.

[58] Pless, N. M. 2012.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1 (3): 317–320.

[59] Rönkkö, M., Peltonen, J., & Arenius, P.

2013. Selective or parallel? Toward measuring the domains of entre - preneurial bricolage. In Katz, J. , & Corbett, A. C. (ed.) .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fulness: Competing with constraints* (pp. 43-61) .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60] Scuotto, A. , Cicellin, M. , & Consiglio, S. 2023. Social bricolag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 framework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30 (2) : 234-267.

[61] Sunduramurthy, C. , Zheng, C. , Musteen, M. , & Francis, J. 2016. Doing more with less, systematically? Bricolage and ingenieuring in successful social ventur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1 (5) : 855-870.

[62] Tasavori, M. , Kwong, C. , & Pruthi, S. 2018.

Resource bricolage and growth of product and market scope in social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0 (3-4) : 336-361.

[63] Varadarajan, R. , & Kaul, R. 2018.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innovations: Allevi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in emerging markets through 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86: 225-233.

[64] Williams, T. A. , Nason, R. , Wolfe, M. T. , & Short, J. S. 2023. Seizing the moment—Strateg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ursuit of impact.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7 (1) : 3-18.

[65] Wright, A. 2011. *Watch What I Do, Not What I Say: New Questions for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ase Researc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ow Can Justice and Interest Be Combined? Research on The Du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ath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icolage

Wei Peng^{1,2} Yiyang Shen³ Junxian Du¹ Qingling Zheng⁴

(1.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zhou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Changzhou University;

3. Business School, Huaqiao University;

4.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FLYTEK)

Abstract: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employment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eliminating social exclusion,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as a kind of typical hybrid organizati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s always face the conflic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serious resource constraint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ntinuously pursu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how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situation, this conflict can be converted to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becom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Most of the existing scholar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colag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a general way,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ogical ambidexterity of bricolage, the complexity of bricolage combination and the duality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intends to study what kind of resource bricolage configuration can drive the doubl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a combined research method of NCA and fsQCA, using 32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s case sampl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 of how resource bricolage configurations affect the dual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Findings: Our results have shown as follow. ①A single bricolage factor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produce 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or social performance. ②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produce hig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type driven by physical bricolage assisted by market bricolage, the type driven by skill bricolage led by market bricolage, and the physical bricolage led by market bricolage. There is one way to produce high social performance, that is, market and physical bricolag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③There is a resource bricolage configuration that can achieve the du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namely, high physical bricolage, non-high labor bricolage, high skill bricolage, high market bricolage as the core conditions, and high institutional bricolage as the marginal conditions.

Valu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iffere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dual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s,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esid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bricolage methods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broadens the appl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bricolage configur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in existing studies.

Implications: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bricolage fields and elements when they carry out resource bricolage, weigh and choose the 3 bricolage fields and their 5 bricolag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so as to guide them to carry out diversified bricolage combination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growth. For exampl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 use of market and human resources,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the market bricolag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oderation of human bricolag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social performance. Beside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be wary of pursuing a social mission while ignor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miss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o create social value is not to reduce or negate the focu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fa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value.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this study uses cross-sectional secondary data to explore the bricolage mechanism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ut it is difficult to deeply reflect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s. Future studies can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bricolag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through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method. Secon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tools, this paper does not include network bricolage when discussing the bricolage way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n fact, network bricolage is the core element of resource bricolag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uture research may consider classifying the types of bricolage according to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network bricolage and other bricolage methods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ird, this paper only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micro-level resource bricolag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n fact,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macro environment and are easily affect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a cross-level integrated framework can be construct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bricolag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irm performance;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